古文尚書撰異

古文尚書撰異卷二十

段玉裁學

雒誥第二十　周書

周公拜手稽首曰

白虎通姓名篇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玉裁按白虎通此條殘闕名當作各當云殷所以先稽首後拜手何周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葢殷之禮拜先稽首後拜手其喪拜則拜手而後稽顙周之禮拜先拜手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顙而後拜手詳於說文解字讀

朕復子明辟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

後漢書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文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弗作不拔下文不敢不敬天之休予不敢宿皆作不似此亦不敢爲長

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雒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羣經音辨卷二曰平使也補耕普耕二切書平來以圖

玉裁按此賈氏據未改尙書釋文採入者也今本尙書

釋文作伻恐是依衞包竄改非陸氏之舊且不載補耕

一切與爾雅拼抨音義不符集韵十三耕拼抨伻迸平

苹六字同云古作平苹攷堯典平秩東作馬作苹云使

也是丁度所本書序王俾榮伯馬本作王辨榮伯古辨

與平多通用然則尙書之平卽爾雅之拼抨也伻字後

出爲俗

漢書劉向傳書曰伻來以圖孟康曰伻使也使人以圖

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玉裁按伻字疑本

作平轉寫俗加人旁

釋故俾拼抨使也釋文曰抨字又作伻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白虎通京師篇倘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

鄭注伻來來句絕

王伯厚藝文志考說漢世諸儒所引巽字辨來來示予

卜休恒吉伻作辨此與勿辨乃司民湎于酒工辨榮伯

同

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拜手稽首誨言

大雅下武鄭箋云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

禄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

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玉裁按少于字

咸秩無文

風俗通義山澤篇尙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釋文曰記上音越一音人實反然則一本作日也

惟命曰女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女其悉自教工

唐石經原刻悉自教工作悉自教百工字形隱然可辨

後學去重刻刪百字

教尚書大傳作學工作功此今文尚書也尚書大傳周傳曰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雒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後漢書爰延傳延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李注

尙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愼其往按今
本多愼字足利古本同此疑妄增也
揚雄尙書箴曰書稱其朋用雜詁與爰延說同古文苑
朋譌作明而章樵不能正
無若火始炎炎厥攸灼敘弗其絕
炎炎讀以贍反左氏傳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杜注
引書無若火始炎炎釋文炎音豔正與雜詁釋文音豔
同炎音豔者讀爲爓也以廣韵推之陸法言切韵爓音
以贍切燄音以冉切燄不音豔也衞包因釋文音豔妄
謂炎燄爲古今字而改之陳鄂併改釋文之炎爲燄唐
石經左傳不誤今版本亦改作燄葢不考說文爓燄各

字妄謂餤卽爓字可音豔耳集韵五十豔炎餤爲一字

以贍切取宋初未改釋文衞包巳改尙書合和爲說也

此可爲未改尙書作炎之一證○又按左傳釋文炎以

音豔餤餤音豔此餤餤字恐天寶巳後或據衞包尙書

本改之又增入釋文惠氏定宇曰當是雒誥亦作炎炎

故杜氏引以爲證是也

漢書敘傳曰炎炎燎火亦允不陽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書曰毋若火始庸庸蓋今文尙

書也炎與庸雙聲融風古亦作炎風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鄉卽有僚

鄉徐許亮反作嚮者衞包改也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女永有辭公曰已女惟沖子惟終女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孟子告子篇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

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

說文三篇攴部曰攽分也从攴分聲周書曰乃惟孺子攽讀與虨同大徐本作亦讀與彬同按許所據壁中故書也

釋文曰頒馬云猶也猶下脫一字當亦是分字也

朕不暇聽朕致女于棐民彝女乃是不蘉
玉篇苜部蘉字下曰周書云汝乃是弗蘉不作弗
蘉按說文無此字錢氏曉徵云釋故云孟勉也爾雅所
以訓釋六經必六經有是字而後爾雅有是釋尋六經
中孟之訓勉他未有見意孟之古音近芒雒誥蘉字本
是孟字故鄭康成王子雝及僞孔傳皆訓勉玉裁謂謂
孟古音如芒則實然如孟諸孟津孟卯皆可證謂徐邈
蘉讀莫剛反與孟古音同則不然蘉字從侵從瞢省聲
與夢字瞢省聲同凡瞢聲之字古音在蒸登部不在陽
唐部是以蘉莫綳反見於五經文字艹部集韵十七登
皆本釋文釋文古本定當作徐莫崩反又武剛反儻如

今本則莫剛武剛音無分别其爲上剛有誤無疑也玉篇廣韻蘉皆音武剛者此蘉之轉音如甍字古音本在蒸登部今音轉入十三耕今江浙俗讀則如茫也是則蘉之古音與孟之古音迥别謂二字雙聲可謂二字同音非也且說文限於五百四十部蘉從侵雖未得其解說文不立侵部則蘉無所屬從如斳字見爾雅洎古款識从𦰩斤聲說文不立𦰩部則無所屬從不得謂不當有此等字而圖改之也

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女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

廣雅釋詁三農勉也疑是尙書茲予其明農哉之訓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恆四方民

尚書大傳周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于洛當是雒誥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此今文尚書也荅作對多萬邦字

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文選褒士賦序曰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焉冡上文周公言之也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亦曰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皆用雒誥

方作穆穆

方今作旁葢衞包所改也釋文方步光反今作旁步光
反葢開寶閒改也凡今文尚書例用旁字凡古文尚書
例用方字如方施象刑惟明白虎通作旁施方告無辜
于上帝論衡作旁告方鳩僝功說文一引方鳩一引旁
逑皆其證也攷說文曰旁溥也廣雅釋詁曰方大也又
曰旁大也方之訓大者出古文尚書旁之訓大者出今
文尚書方實旁之假借字也僞孔不知故訓之理故於
方字多釋爲方方如方鳩僝功則曰方方聚見其功共
水方割則曰方方爲害方告無辜于上帝則曰方方各
告無罪于天方行天下則曰方四方咎繇方祗厥敘方
施象刑惟明則曰方四方敷衍其九德考績之政敘施

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方作穆穆則曰四方方來爲敬敬之道兒弟方來則曰方方俗本改爲萬方足利古本及宋本不誤皆來賓服僞太甲方求俊彥則曰方非一方以形方求才天下則曰以四方求之於民閒音家或有說方步光反者衛包以淺學不明點竄經籍乃謂方是古字旁是今字於洛誥僞太甲僞說命諸篇改方爲旁僞書可無論致眞古文方旁錯出不一例又或將洛誥傳中四方方來下方字妄改旁字甚矣小學之不傳也今更正依廣雅訓爲大則諸訓皆關通如方正方且四方方並大普皆不相違而僞孔傳說偏而不該凡方之言正如此也又甚盛之普也山海經有一女子方饋進柸食義亦方

日浴于甘淵有人焉方捕魚于海有黑人持蛇方啗之

有人方扞弓射黃蛇皆甚盛之貌

尚書大傳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

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

來高玉裁按古文尚書勤施于四方方作穆穆尚書大

傳勤施四旁旁作穆穆今本大傳勤施四方淺人依古

文尚書改也凡攷古之必悉其源流如此

楊雄劇秦美新旁作穆穆此用今文尚書也

僞武成旁死魄此襲漢書而未知古文當作方也

又按此孔傳當云方方來爲敬敬之道以方方二字釋

經文方字此正與堯典梓材呂刑同淺人增一四字改

下方爲旁李善注劇秦已引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似擅改者不始於衛包也然安知善注非系後人所改邪

御衡不迷

魏志文帝紀裴注曰延康元年詔曰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漢魏閒多讀古文尚書詔所引者古文雒誥也

釋文御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玉裁按此字本作御僞孔傳訓迎則讀爲訝故陸云五嫁反也馬鄭王皆訓八枋馭羣臣之馭讀如字故陸云魚據反也衛包依孔訓改字作迓而釋文故作御至開寶中又改釋文大書作迓以合衛包本而小字仍之殊不思今音迓可並

嫁而不可爲據今本釋文大書與小字橫決不貫正如洪範曰寮可云徐以鈎反今本作曰歁則不得云徐以鈎反也　此反語非出馬鄭王謂以馬鄭王之訓推其切音當是某某反耳　盤庚御五嫁反牧誓御五嫁反今皆改迓字　集韵九御曰迓牛據切迎也書迓衡鄭康成讀此條寂誤鄭注尚書作御不作迓且鄭不訓迎且鄭不爲反語此依開寶新定尚書音義而譌誤至此

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說文三篇攴部曰敉撫也从攴米聲周書曰亦未克敉

公功讀若弼又曰侎武教字从人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巳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

漢書元后傳上報鳳曰書不云乎公毋困我　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書稱公無困我　劉昭祭祀志注東觀書曰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𡧍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按此皆用今文尚書也周書祭公解王曰公無困我哉兼有我哉二字疑古文尚書無我字語意不完古我𢦏二字相似易譌如說文[氵𢦏]字誤爲涐是其證也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

其

莊氏寶琛曰朕當作訓說文人部云佚古文以爲訓字尙書當是本作佚後改作朕字耳作雒本武王之意見逸周書故曰宏訓共也

按孔以奉訓共則其字本不作恭衞包乃改之也詳見他篇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釋文單馬丁但反信也玉裁按此以其訓信而知其讀

丁但反也馬讀單爲亶故訓信詩天保單爾單厚毛傳曰單信也亦是釋單爲亶之假借故釋文曰毛都但反周頌維天之命鄭箋云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猒于乃德

今本作厭唐石經宋岳本皆作猒

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釋文曰王在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在新邑烝正義曰鄭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於是成王元年正月

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玉裁按疑釋文烝下脫祭字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
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
漢書律厤志云洛（當是雒）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古文尚書撰異卷二十一

段玉裁學

多士第二十一　周書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雒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翼殷命

孔本翼作弋釋文曰弋馬本作翼義同正義曰鄭元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玉裁按弋翼古音同在第一部訓取者讀翼爲弋也孔本作弋者因馬王之說而改經字也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

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

論衡語增篇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

論衡自然篇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玉裁按此今文尚書說也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鄉于時夏

釋文鄉許亮反按鄉衞包改嚮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釋文泆又作佾馬本作屑云過也按失聲佾聲古音同在第十二眞臻部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玉裁按其民皆可誅即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也周多士三字譌賸史記此節當移乃作多士作毋逸之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

猷道也道導也猷告者導告也孔傳釋爲以道告汝衆士非語意僞周官云若昔大猷正與僞傳出一手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隸釋漢石經殘碑惟天命元朕不敢有下闕 玉裁按此今文尚書然也王氏鳳喈云元字誤爲元脫違字其說非也漢石經無不作无

唐石經初刻有後誅無四字後磨去重刻爲有後無三字初刻字形尚隱然可見葢依孔傳增誅字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

顧亭林曰又曰石經監本同今本作其曰

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

論衡雷虛篇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夷肆古音同第十五部憐矜古音同第十二部矜從令聲讀如鄰自誤從今聲而古音亾矣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

石經尙書殘碑罪時維天命王曰告爾多下闕此今文

尙書也惟作維多告爾字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

逖

逖當是本作逷衞包改之釋文他歷反今本作他力誤

也

比事臣我宗多遜

遜壁中故書當是作愻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

大邑于茲雒予惟四方罔攸賓

傳云無所賓外與馬云卻也同義徐音殯是也陸云如字非孔意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石經尚書殘碑茲維予維四方罔攸賓此字今鈔本刻本皆作責顧廣圻據漢隸字源作賓卽賓字也亦維爾下闕按漢人不以避諱改經字一字石經雖亡而多士篇維字兩見可以知伏生經文作維非以火行忌水之故擅改經文也曹丕一詔本屬無稽學者勿爲所惑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榦止

榦唐石經已下作幹今更正榦从木倝聲若从干則兩聲無形矣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

釋文曰啻徐本作翅

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

石經尚書殘碑有年于茲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下闕

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唐石經或言二字初刻是三字摩去重刻致每行十字者成九字矣初刻隱然可辨或言之閒多一字諦視則是誨字與傳教誨之言合雒誥亦有誨言二字也

古文尚書撰異卷二十二

段玉裁學

無逸第二十二　周書

師古於翼奉傳鄭崇傳杜欽傳谷永傳引尚書無逸篇皆云尚書亾逸之篇也然則師古所據尚書本作亾逸也

無今文尚書作毋逸今文尚書作劮亦作佚漢石經殘碑本篇毋劮于遊田毋兄曰可證史記周本紀作無佚魯世家作毋逸其字參錯不一以世家作毋爲不誤王伯厚困學紀聞云無逸尚書大傳作毋佚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玉裁按王所據大傳作毋今雅雨堂刻大

傳作無誤也今大傳本作佚困學紀聞云大傳作逸諛也失佚逸三字多通用是呂史記魯世家漢書谷永傳皆作毋逸皆今文尚書也漢人多失讀爲佚如酒誥女無失之類蔡中郎斟酌古今而爲劮字　又按史記魯世家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當上文淫佚而言則逸字之本作佚可知　又按廣雅釋詁三曰婬愓嬉劮遊敖契戲也釋言曰劮𢓸也此正今文尚書舊說𢓸疑當作愓集韵引作婸婸與愓同也周公曰烏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

小人之依

論衡儒增篇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穡之

艱難乃佚者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當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喭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按今本作諺非也僞孔傳曰叛諺不恭正義曰論語由也諺諺則叛諺玉裁按論語由也喭字本從口五旦反集解引鄭[元]曰子路之行失於⿰口反喭也皇侃義疏本不誤釋文⿰口反暫半反本今作畔今本釋文改大書⿰口反字爲叛而邪畧則依陸所見別本作畔喭此經文改喭爲諺傳及正義改⿰口反喭爲叛諺葢始於衛包誤認喭諺爲古

今字也王弼論語注云喭剛猛也剛猛與不恭義畧同後儒釋論語者謂喭同諺謂諺訓俗語因訓喭爲粗俗仲氏子可謂之粗不可謂之俗豈有見義必爲縕袍不恥車裘不私如仲氏子而或以爲俗者古書所引諺皆老成典刑之言說文曰諺傳言也絕無俚俗之解而从口之字義復絕殊尚書字誤蔡氏乃釋爲習里巷鄙語皆由不解⿰口反喭爲何語耳⿰口反喭二字在漢人當是常語在今人則不能通此所以貴講說也僞孔傳⿰口反喭不恭蓋襲古說作喭者古文尚書也作憲者今文尚書見洪氏所錄石經尚書殘碑若汗簡所載諺之古文云見古文尚書者不必從也　論語釋文⿰口反普半反喭五旦反

玉篇由也㑥魚肝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正義㑥音岸然則尚書亦宜音岸宋刊經典釋文影鈔本在蘇州朱文游所盧弓父藏之校刊新本云諺五旦反韵書諺無五旦之音蓋唐初經文作㑥故音五旦反天寶改㑥爲諺至開寶又改釋文之㑥爲諺而五旦之音未改也刊注疏者改爲魚戰通志堂刊釋文改作魚變而此字之本作㑥無可考矣此原委井然可言者近盧氏本獨此條不依宋刻改正

漢石經殘字畜之艱難乃劮乃憲既延不則侮厥下闕

此今文尚書也按穡嗇古通用廣雅釋言曰劮稱也曹憲音逸與石經合㑥作憲誕作延則其義未聞

周公曰烏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昔在中論作在者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嚴釋文曰馬作儼按嚴儼古通用

漢石經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下闕史記魯世家治亦作以祗作震此今文尚書也度與亮音不相涉亮與量音同自量猶自度也治㠯同在古音第一部祗震異部而音轉最近如咎繇謨祗敬夏本紀作振殷庚震動漢石經作祗柴誓祗復之魯世家作振皆是也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史記肆作故以詁訓字代之也享作饗與石經同

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

其在高宗句絕時中論作寔釋詁時寔同訓是

爰暨小人作其即位

暨商頌誕作洎

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論語憲問篇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禮記喪服四制篇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又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史記魯世家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尚書大傳殷傳曰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白虎通爵篇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又四時篇尚書又曰諒

陰三年論衡儒增篇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公羊文九年
注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漢書五行志高宗承敝而起
盡涼陰之哀玉裁按諒涼亮梁古四字同音不分平仄
也闇陰古二字同音在侵韵不分侵覃也大傳釋梁闇
爲居廬鄭注闇讀如鶉鴿之鴿謂廬也其注禮記尙書
皆用大傳說上字讀爲梁讀爲者易其字也下字讀如
鴿讀如者釋其音也大雅涼彼武王韓詩作亮白虎通
釋禪於梁甫之義云梁信也然則古同音通用之法可
見矣
又按史記或作有此今文尙書然也下文亦罔或克壽
論衡作亦罔有可證論衡引今文不改字

其惟不言言乃雍

史記魯世家雍作讙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鄭注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言久坊記子曰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玉裁按史記作讙今文尚書也記與今文尚書合然則今文不盡非古文不皆是於此可見王肅私定家語亦作讙注云尚書作雍蓋以古文尚書正今文尚書也禮記多出於漢初同今文尚書者多矣

又按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

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玉裁按據此似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尚書成語非剪截毋佚篇文也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乃讙係之高宗云云鄭注名篇在尚書然則亦非毋佚語高宗篇當是殷時佚尚書

又按晉書卄杜預於泰始十年議皇太子喪服引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玉裁按此所引即孔安國論語注而云書傳者大略之詞猶云於

傳有之耳僞作尚書孔傳者用此信獸爲無逸傳其實
論語孔注亦是僞作非子國所爲何晏無識得以售其
欺也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

魯世家嘉作密玉裁按太平御覽九十一東觀漢紀序
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
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密靜天
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肅宗兼茲四德以斷當作繼
祖考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辯章豈敢空
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密靜天下容於小大寔栝無逸
篇文也與史記密靖殷國正合是可證今文尚書作密

古文尚書作嘉司馬子長劉珍等皆用今文尚書原文非以密訓嘉也其辯章字亦今文尚書之一證　密之訓安也詩公劉止旅乃密毛傳密安也說文宓訓安以密爲宓假借之遷也　魯世家邦作國無時或二字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五十有九年漢石經作百年漢書五行志說高宗據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楚元王傳劉向說高宗有百年之福杜周傳杜欽說高宗享百年之壽論衡氣壽篇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幷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又無形篇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又異虛篇高宗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此皆用

今文尙書也

按魯世家作五十五年旣不同今文復與古文不合

鄭君詩譜曰湯受命伐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玉裁按所引皆古文尙書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自時厥後立王

唐石經三十作卅

漢石經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下闕此今文尚書也

魯世家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其文在高宗饗國五十五年之下與古文尚書同而漢石經高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隸釋所載殘碑緊接不隔一字洪氏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為次也云計其字者謂以每行若干字計之洪於殘石得辜較每行字數也是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大異考殷本紀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廟為高宗漢書王舜劉歆曰於殷大甲曰大

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
宗以勸戒成王獨非尚書有太宗二字司馬王劉不能
肌造賈誼曰顧成之廟稱為太宗景帝元年申屠嘉等
議曰高皇帝廟宜為大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大宗
之廟實本尚書據此則今文尚書祖甲二字作太宗二
字其文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其在中宗其在高宗
不則今文家未由倒易其次第也今本史記同古文尚
書者蓋或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殷本紀曰帝甲淫亂
殷復衰與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隕相合太史公既依
無逸篇云太甲稱太宗則其所謂淫亂殷復衰者必非
古文尚書之祖甲可知也王肅注古文尚書而云祖甲

湯孫大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此用今文家說注古文而不知從今文之次則太宗爲湯孫太甲從古文之次則祖甲爲祖庚之弟帝甲各不相謀也從王肅及僞孔叢子之曲說則後文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豈先盛德後有過之云乎故知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尚書必云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此無可疑者此條今文實勝古文古文祖甲在高宗之後則必以帝甲當之帝甲非賢主雖鄭君之注亦不得不失之誣矣

漢書宣帝紀贊侔德殷宗周宣師古曰殷之高宗玉裁按師古誤也殷宗兼太宗中宗高宗言之漢人今文尚

書說也

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漢書鄭崇傳諫哀帝曰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論衡語增篇云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後漢書荀爽對策陳便宜引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　自時厥後四字作時一字或作有三家相合此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自時厥後四字複舉上文古或有二字音義皆同如不或亂政史記作不有治政乃或亮陰史記作乃有亮闇皆古文作或今文作

有之證後漢書作罔或恐有改之者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漢書杜欽傳欽說大將軍鳳曰書云或四三年
中論夭壽篇書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
高宗寔舊勞於外爰曁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
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
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
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
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

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徐氏所引書大段與今本合高宗不曰百年祖甲次武丁後徐氏所習者古文尚書也

周公曰烏呼厥亦惟我周

尚書大傳云書曰厥兆天子爵兆之無毋書作攷白虎通爵篇云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攷之於經漢人已亾為無益古文尚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尚書駁異如此如心腹腎腸為優賢揚割申勸為厥亂勸思曰睿為思心曰容王啟監厥亂為民為王開賢厥率化民也近盧氏召弓按白虎通釋為尚書亾篇逸篇謂尚書大傳有此文葢後人誤據竄入玉裁按盧說近是如尚書曰

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亦見白虎通北史劉芳傳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引云尚書逸篇而初學記及郊特牲正義竝作尚書無逸篇正是此類但尚書大傳言書曰者皆確然可信兆天子爵者卽兆基王迹之謂也謂白虎通無逸字爲後人竄入則可謂大傳爲據白虎通竄入則非

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共

漢石經功田功徽柔懿共按隸釋載石經嚴恭寅畏作恭維正之共作共分別如是而徽柔懿共亦作共則漢時不作懿美恭敬解也攷僞孔傳釋徽柔云以美道和民釋懿恭云以美政恭民此必經文作共故云共民其

民猶給民也卽下文所謂供待也正義曰以此柔恭懷
安小民似正義始誤解因之衞包擅改開寶中更刪釋
文之共音恭矣今更正作共　尙書供給字通作共而
恭敬字作恭晝然迥別石經存字甚少亦較然可證也
左氏則供恭字皆通作共一書自有一書之例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漢書谷永傳對災異事云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與
漢石經合隸釋云石經懷保小人惠于矜 下闕 谷用今
文尙書也

惠鮮恐是惠于之誤于字與羊字略相似又因下文鰥
字魚旁誤增之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用咸和萬民

釋文曰昃本亦作仄　皇今本作遑俗字疑衞包所改也下文則皇自敬德鄭注皇謂暇謂寛暇自敬可以證此之不从辵矣皇暇疊文同義爾雅釋言偟暇也凡詩書遑字皆後人所改如不遑啓處不遑假寐之類不皇假寐與不皇暇食句法正同古假暇通用如假日卽暇日非趙盾假寐之云也　楚語左史倚相云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按惠于小民卽上文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也唯政之恭卽下文以庶邦惟正之供也左史摘舉不以次爾　董仲舒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吳字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晏子諫下篇曰昔文王不敢盤遊于田故國易而民安

于游字互易

西京賦盤于游畋李注尚書曰不敢盤于游畋

以庶邦惟正之供

正國語作政漢書谷永傳引下文惟正之共亦作正按

古政正通用此作正爲長供國語作恭當是本作共後

人改之今本國語至於作於惠于作于十字之閒字體

乖異故未可信也

倚相說毋劮子張說說命觀射父說呂刑惟楚有材可

謂盛矣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魯周公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愼乎此櫽括相小人云云大意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爲與小人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此下多士稱云云當別爲一節乃轉寫舛錯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

周公曰烏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酒毋劮于遊田維闕二字其與古文大異攷漢書谷永傳對災異引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共正與石經合石經維下共上所闕必正之二字漢時民間所習章奏所用皆今文尚書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維正之共此今文尚書也則其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共此古文尚書也古文今文之乖異如心腹腎腸歷爲優賢揚歷刵劓剠剢爲臏宮劓割頭庶黥往往而是或疑無逸此文爲僞孔竄改非也僞孔於今文所有多

襲馬鄭之舊不得因其僞作今文所無乃并其眞者而不信也供葢今文古文尚書皆作共字谷永傳引書而釋之曰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度其意亦訓共爲供如顏師古釋以正身恭已而讀曰恭則經文惟之字不可通古文尚書葢本作共字僞孔釋以供待天寶朋遂攷爲供也　古文苑漢酈炎遺令書汝無逸于上無湎于酒語意襲今文尚書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以爲民惟正之共此引古文尚書也今未檢得出何書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漢石經殘碑共毋兄曰今日 下闕 今文尚書作毋兄古

文尚書作無皇也下文則皇自敬德石經殘碑作則兄曰敬德鄭注皇暇也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注曰況滋益用敬德王蓋據今文以改古文也此皇字鄭亦當訓暇王亦當作況訓滋益詩小雅常棣況也永歎或作兄兄是古字況是今字大雅桑柔倉兄填兮召旻職兄斯引三毛傳皆云兄滋也韋昭國語注云況益也毋兄曰者毋益曰云云也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尋秦誓詞義則兄亦訓皇暇矣尚書大傳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聽獄乎鄭注皇猶況也然則皇蓋齊言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奏曰臣聞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

翼奉傳奉上疏曰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

後漢書梁冀傳袁箸詣闕上書曰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論衡譴告篇云周公勑成王曰毋若殷王紂紂毋者禁之也按無作毋受作紂者今文尚書然也凡古文尚書受字今文皆作紂古文不言紂今文不言受　又按師古翼奉傳注云周書亾逸之篇曰周公曰烏虖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與今本尚書不合

酗唐石經作酗

周公曰烏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誨民

無或胥譸張爲幻

說文解字第三篇言部譸字下第四篇予部幻字下皆引無或譸張爲幻無胥字

爾雅釋訓侜張誑也郭注書曰無或侜張爲幻亦無胥字而作侜爲異玉裁按此句無胥字爲是上文三胥字皆君臣相與之詞此胥字不倫下文人乃或譸張爲幻亦無胥字葢因僞孔傳有相字而增之也譸釋文曰馬本作輈攷楊雄國三老箴作侏張詩陳風傳箋作侜張後漢書皇后紀作輈張皆同音隨用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

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漢石經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于下闕聽作聖無之乃二字無先王之三字此今文尚書也聽聖字古音同部而古文尚書作聽當是襲衛賈馬鄭之本汗簡耶字下注聽字亦聖字一字兩讀益非也

又按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見廣川書跋躬聽謂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也

兩否則字恐皆丕則之誤上文丕則有愆康誥篇丕則敏德此處文理業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古然否字則祇作然不

周公曰烏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

四人迪哲

今文尚書此文次第當不如是見前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漢石經則兄曰敬德厥衍曰朕之衍允下闕

黃伯思東觀餘論引石經則兄自云今兄作皇隸釋引

石經則兄曰云孔作皇自黃與洪所見皆宋初所出石

搨非有二也東觀餘論自當作曰一時失檢耳

啻徐仙民本作翅見上篇音義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之則

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

是叢于厥身

聽今文尚書當亦作聖

周公曰烏呼嗣王其監于茲

漢石經公曰於戲嗣王臨于茲無其字此今文尚書也

此篇言烏呼者七今文尚書皆當作於戲已石經殘碑

篇末於戲嗣王監于茲知之匡謬正俗所謂古文尚書

皆作烏呼今文尚書皆作於戲也

廣川書跋曰洛陽昔得石經尚書殘破不屬天命自度

碑作亮惠鮮鰥寡作惠于矜寡乃逸乃諺既誕作乃劮

乃憲既延治民祇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

百年按廣川所錄與黃氏洪氏皆合而有脫字